

第六十二章 禦前裁臧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聽著陛下的聲音越來越高、群臣驚懼，極少見陛下如此發怒，更少看見陛下對陳大人如此嚴厲訓斥。陳萍萍卻是麵色不變，開口自辯道：“回京之時，因為朝中哨人意圖劫走北齊密謀司理理，這位司理理與前些日子範氏子遇刺一案有關，茲事體大，我得院報之後繞了一段路，那棵子回來，所以耽擱了些時辰。”

“嗯，原來如此，那倒罷了。“皇帝輕輕想了一聲，競是持這事兒高高舉起，卻又輕輕落下。

眾大臣原本驚的不行，心想陛下似乎連陳大人都不怎麼喜歡了，接著發現如此發落，才明白原來遲歸一事，終究不成體統，陛下是借此事將這筆帳清掉。但眾人緊按著想到陳萍萍所言司理理一事，大臣們還頭一次聽說有人意圖劫囚，不免心頭震驚，暗付莫非真的有朝中大員與北齊勾結，妄圖惑亂朝政。

“司理理一事暫且放下，先將宰相公子這件案子查個水落石出。”皇帝冷冷看著陳萍萍。

“怎麼講？”不止是皇帝，就連其餘那幾位大臣也來了興趣，惟有林若甫似乎想到了什麼，臉色變得十分難看。

“宰相大人憂子逝，有些話我本不當說，不過當臣子的，在陛下麵前不敢隱瞞，還請陛下恕過臣出言無狀之罪。”

皇帝皺眉道：“說來聽聽。，

陳萍萍握著滿是青筋的枯手成拳。堵在唇邊咳了幾聲，似乎將胸裏的悶痰全部咳了出來，才淡淡說道：“宰相二公子林洪被殺之時，與吳伯安在一起。”

“這吳伯安是誰？”皇帝皺眉道：“講清楚些。”

吳伯安在京都官場中頗有幾分名聲，此時屋裏的大臣大多知道，隻是以往總以為這個謀士是在太子與二皇子之間搖擺，哪裏想到竟是會與宰相家的公子呆在一起，此時再投往宰相大人的目光，不免多了幾分擔憂，畢竟大家是文官一體。如果被瘋狗陳萍萍咬出什麼，大家都沒顏麵。

林若甫此時卻是安坐圓凳之上，雙眼紅腫未諧，卻看不出有什麼擔心的。

“臣日前追查範氏子遇刺一事，司理理供認。與北齊方麵聯係的人，正是吳伯安，而私放西蠻箭手入京都的人。是巡城司參將方達人，在滄州城外意圖劫囚的騎兵首領，是方達人遠房堂弟梧州參軍方休的手下...如今看來，這事件的籌劃者便是吳伯安，方休與方達人都是執行者，負責接應北齊的刺客及殺人滅口，至於那些箭手地屍體被搶先火化一事，目前還沒有查到什麼頭緒。”

“你想說什麼？”

“臣無它意，隻是好奇。為什麼林二公子死前。會與前些日子範氏子遇刺事件的主謀者呆在芥山腳下的莊園裏。，

此言一出。群臣嘩然，禮部尚書郭攸之率先出來為宰相辯解：“且不說那司理理是不是受刑不過。胡亂攀咬，即便吳伯安與前宗案子有關。”他轉向皇帝請罪道：“臣一時情急，陛下莫怪，著實是因為那吳伯安乃二十年前進士，在京中頗有才名，交遊甚廣，林二公子與他在一處實屬尋常，豈能因此事而隨意誣蔑死者？宰相大人喪子之痛未去，陳大人便如此胡言亂語，實在是...不堪！不堪！”

林若甫此時站了起來，對陛下躬身行禮，沉痛說道：“犬子不肖，行事孟浪，遭致不測，但若說他有此不臣之心，老臣是斷斷不信的。”他又說道：“那吳伯安臣也見過，確實是個有才之人，還曾與他遊歷京都四周名勝，若與吳伯安有故，便與命案有關，那豈不是臣也脫不得這嫌隙？”

“不錯。”一名大臣也搖頭說道：“臣也曾與那吳伯安見麵，觀其人麵，似乎頗正，若此人真是狼心狗肺之徒，這又與林二公子何幹？陳大人當謹言才是。”

林若甫麵現激動說道：“若臣與此事有關，天厭之，天厭之！”見宰相大人說了如此重的話，幾位大臣隨他一同跪

了下來。見大臣們跪著，皇帝撐領於椅斜瞥了陳萍萍一眼，眼裏卻盡是笑意。轉瞬間，皇麵色如霜，請詩臣起身，正色道：“陳萍萍已先請罪，還未說完，容他先說下去。”

朝堂之上總是如此，陳萍萍一院獨大，文官係統總是喜歡抱團。陳萍萍淡淡看了林若甫一眼，說道：“宰相大人息怒，本官隻是覺得不解。監察院暗索京都一日一夜，都沒有找到吳伯安，貴公子卻能與這謀士在葡萄架下把酒言歡，自然想問個明白。”

“吳伯安究竟是不是前宗案子的幕後主使，此時猶未可知，也許當時他與林二公子約好去芥山賞景，陳萍萍，此事稍後再論。”皇帝忽然給冷冷口，阻止了陳萍萍的陳述。

見陛下站在己等一方，各部大臣們鬆了一口氣，林若甫的心裏卻被稍後再論四個字擊中了心房，一陣寒意湧了上來，知道陛下是在警告自己不要借題發揮。

這是一種交換，一種不借助言語，卻雙方心知肚明地交換。林若甫相信府中袁宏道的判斷，珙兒的死與範家應該沒有什麼關係，所以沉默不語，接受了這個事實。畢竟，如果監察院真順著吳伯安勾結北齊的事情追下去，事涉謀逆，隻怕自己這個宰相也做不成了。

“你先前說這兩宗案子本是一宗，究竟是個什麼說法。”

陳萍萍麵無表情看了這些大臣一眼，大臣畏他眼神寒毒，有些不自在地咳了幾聲。他輕聲說道：“經刑部與院中查驗死者傷口及當時場景，判定行凶者乃是東夷城四顧劍一脈，所以臣斷言兩宗案子本是一宗。”

聽見四顧劍三個字，就連不韻武道的大臣們都有些動容，難怪先前講述蒼山莊園遇襲之事時，聽說凶手隻是一個，便悄無聲息地殺死了十數位高手，而且均是一擊致命。隻有林若甫麵色不變，似乎早就知道這件事情。

“嗯？”皇帝皺起了眉頭，四大宗師的名頭雖然還不放在他這位九五至尊的心上。但這些超然地武道強者，對於朝廷威嚴來說總是很難忍受的存在。

“因為並些日乎被範氏子反擊殺死地刺客中，有兩名女刺客，據院中檔案，這兩名女刺客應該是東夷城四顧劍門下。隻是不知道是那徒弟還是徒孫。月前便有院報，四顧劍不在東夷城內，據臣者來。那劍癡應該是來了慶國。”

皇帝緩緩閉上眼睛，寒聲問道：“他為什麼不是去殺範家地孩子，而是找到了吳...伯安？”

“世人皆知四顧劍乃是位劍癡，門下弟子暗殺他人被反擊而死，隻怕他還會讚歎對方手段了得，更不會視其為仇，而此人又最是厭惡陰謀詭計，嚴禁門下弟子牽入家國之爭，如果不是吳伯安許了什麼好處。說動了那兩名女刺客。這兩名女刺客就不會死了。隻怕在他心中，隻有那個吳伯安才是真正的仇人。”

陳萍萍淡淡而言。撒起謊來真是麵不改色。

許久之後，皇宮地這間屋子裏響起了慶國皇帝威嚴的聲音：“京都府尹梅執禮上折請罪，罰俸降職使用一年，監察院進駐巡城司糾查，免焦子恒巡城司職務，刑部繼續偵辦補充兩宗命案，持卷結之後，發詔令東夷城交出元凶，照此辦理吧。”

說完這句話，他上前對林若甫安慰了幾句，便離屋而去。

眾臣退後，已有宮女上前推著陳萍萍的輪椅入了內宮。大臣們對於這件事情並不驚訝，他們從來沒有幻想過自己有一天能夠獲得陳萍萍這樣的恩寵，所以才會在大小事情上都緊緊抱團，與監察院地勢力對抗著，也等同是與皇帝的私人勢力對抗著，這是慶國建國以來文官們的傳統概念，似乎已經根深蒂固地紮進了他們的腦袋裏，永遠無法擺脫。

大臣們甚至滿懷惡意地想著，瘋狗陳萍萍或許正是因為癱了，又沒有子嗣，才會讓陛下如此毫無保留的信任吧。

...

安靜地深宮之中，沒有一個太監宮女，隻有皇帝與陳萍萍相對而坐。

皇帝端起茶杯，綴了一口，似乎覺得茶溫不怎麼合適，眉頭一皺，竟是將杯子摔碎在陳萍萍的輪椅之前。啪！的一聲，瓷杯化作碎玉四濺，茶水打濕了陳萍萍地褲腳，但他腿腳不便，竟是無法躲開。與先不同，皇帝此時的聲音顯得特別寒玲和壓迫感十足：“四顧劍？這個答案荒唐了些吧。”

陳萍萍就像是沒有看到眼前這一幕般，滿麵微笑，十分恭謹回答道：“臣不敢瞞皇上，那傷口淒厲，頗有茫然之

意，刑部與院裏一致看法如此。”

皇帝翹起唇角，笑著看了他兩眼，忽然眼中閃過一絲異色，喝問道：“是不是老五在京裏？”

陳萍萍緩緩抬起頭來，張開了雙唇，半晌之後才說道：“不錯，五大人如今正在京都。”

皇帝似乎有些疲憊，揉了揉眉心，淡淡說道：“你究竟還有多少事情瞞著聯？”然後歎息道：“罷了，不過既然你連聯都敢瞞，那就一定要瞞住天下人，不要讓那些人知道老五的存在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